

呂氏家塾讀詩記

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蕩之什

蕩

唐黨反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歐陽氏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殷商也。

○蘇氏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必亦反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匹赤

反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

亦林反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呂氏曰蕩蕩乎上帝

吾王非下民之君乎疾威乎上帝吾王之命何

多僻乎窮而呼天之辭也。○毛氏曰辟君也。

鄭氏曰多辟多邪僻烝衆鮮寡克能也。○李氏

曰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

也。○朱氏曰諶信也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

者其降命之初無不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

終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爲無所歸咎之辭而卒

自解之如此。○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謚矣。

文王曰咨咨女劬，商曾。是彊禦，曾。是培蒲侯反。克曾。

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他刀反。德女興，是力。

歐陽氏曰：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毛氏曰：彊禦，彊梁禦善也。

服服政事也。滔慢也。○王氏曰：所使在位在服，皆彊禦。培斂好勝之人也。彊禦，培克是謂滔德。○蘇氏曰：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

力言任之之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流

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

側慮反

侯祝

周救反

靡屈靡究

朱氏曰：而亦女也。義類猶善道也。懟，怨也。○王

氏曰：女爲人君，以秉義類爲事，乃彊禦多懟者。

忠告善道則以流言對所為如此非所以秉義類也。○鄭氏曰寇盜攘竊為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毛氏曰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鄭氏曰侯維也與群臣乖爭相疑而詛祝無極已。○釋文曰作本或作詛。

無道之君雄猜忌克不責己而怨人故曰彊禦多對其聞規諫謾為浮語以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言以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

白交反

休

火交反

于中國歛

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

布內反

無側爾德不明

以無陪

蒲回反

無卿

毛氏曰包休猶彭亨也

鄭氏曰包休自矜氣健之貌

無背無

側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

士也○陳氏曰紂虛驕作氣於中國○朱氏曰

歛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力行之也○李

氏曰亂世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亂無人以輔

弼之故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

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洴

面善反

爾以酒不義從

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蘇氏曰酒沉酒也

孔氏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酒然則酒者酒然齊一之

辭

止容止也○陳氏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未

嘗使汝沉酒如此○朱氏曰天不使爾沈酒於酒而惟不義之從也式用也法也○疏曰既愆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謹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

音唐

如沸如羹小大

近喪人尚乎由行內罌

皮器反

于中國覃及鬼方

毛氏曰蝸蟬也。塘，音偃也。

孔氏曰釋虫云蝸蟬。蝸蟬舍人曰皆蟬也。

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為蝸。梁宋以東謂為蟬。然則塘蟬亦蟬之別名耳。

罌，怒也。鬼

方遠方也。

孔氏曰易既濟高宗伐鬼方。

鄭氏曰飲酒號呼之

聲如蝸蟬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

方。孰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

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王氏曰昏

亂如此。故內自中國外及鬼方。莫不怒也。○孔

氏曰覃及延及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朱氏曰：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老成人，舊臣，典刑，舊法也。○王氏曰：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循守也。曾是莫聽，此大命所以傾也。

大命國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

紀竭反枝

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蒲末反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毛氏曰顛仆沛拔也。○鄭氏曰揭蹶貌撥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歐陽氏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爲惡盈滿而禍敗爾。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爲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今旣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

深者。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李氏曰說此詩者分別以爲如何是

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慎其威儀也然則已亦當慎威儀矣不必分別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毛氏曰抑抑密也。

孔氏曰舍人曰抑威儀靜密也。

隅廉也。

孔氏

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去隅廉。

○王氏曰德譬則宮城

也。儀壁言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形於外故也。○鄭氏曰：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今王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王氏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者，則天性之疾也。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鄭氏曰：衆人無知，愚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此詩以威儀爲主，乃自古論修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於此也。厲王非特自燕喪

威儀至使賢者皆不敢修飾愚以求免其時
蓋可知矣人亦有言者時人之語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託

况于

反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鄭氏曰競強也人君為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
人則天下化○李氏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
效之矣○歐陽氏曰覺警言動也言德行修著可
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毛氏曰託大也謨謀
也辰時也○鄭氏曰猶圖也則法也○蘇氏曰

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德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敬其威儀以爲民則則所以爲國者略備矣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替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訏

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

都南反下同

于

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歐陽氏曰。一章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

○王氏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者。今厲王興

而迷亂于政也。顛覆厥德。以荒湛于酒。○鄭氏

曰。荒廢湛樂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

爲人子孫當紹祖考言當念之也。○王氏曰弗
念厥紹故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也。克共者不
敢慢之謂也。李氏曰曾不知先王之成法以敬其明刑。○鄭氏曰敷
廣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

音倫

胥以亡夙興夜寐

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

作用湯

他歷反

蠻方

王氏曰肆皇天弗尚者厲王所爲如上所刺故

今皇天弗尚也。

李氏曰天弗崇尚者

○毛氏曰淪率也。

鄭氏曰胥皆也。○朱氏曰弗尚厭弃之也。天所
不尚則淪胥以亡如泉流之易矣言無者戒之
欲其不至是也。○歐陽氏曰淪胥以亡者君臣
皆將滅亡也。○毛氏曰洒灑章表也。湯遠也。○
陳氏曰王若不慎則君臣相滔溺而俱亡矣。正
宜早夜自爲潔除以爲民之章脩戎器以防內
外庶幾免陷溺也。○李氏曰洒掃庭內只是脩
潔其朝廷爾。當時沉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
意外之變故戒之以脩武備也。○鄭氏曰用戒

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
○王氏曰用攘蠻夷而逖之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
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丁簞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

不可爲也

毛氏曰質成也

歐陽氏曰質定也

○蘇氏曰侯度天子

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
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朱氏曰話言
也○鄭氏曰嘉善也○毛氏曰玷缺也○鄭氏

曰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朱氏曰玉玷尚可磨。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

柔者遜順之辭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矣。無

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孔氏曰王無得輕易於言語。無得言苟且。如是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言往則不可復改。故須慎之。○毛氏曰莫無捫持也。

○孔氏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
○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讎答也。○李氏曰。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
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不可掩也。王苟能惠
於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然。萬民亦
莫不承順之矣。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
之所積。雖子孫亦受其禍矣。○孔氏曰。朋友謂
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蘇

氏曰子孫繩繩而不絕也。

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視爾友君子輯

音集

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

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

音亦思

歐陽氏曰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顏

以接之以習爲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

詩人語常如此○毛氏曰輯和也西北隅謂之

屋漏覲見也格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矧况射

厭也。○朱氏曰：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庶幾不媿于屋漏，然後可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得而測度。又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言當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慎其獨也。是則修之至也。

思語辭也。此章戒厲王以內外交修也。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

實虹戶公反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爲德。必臧善。必嘉美。○
鄭氏曰。止容止也。○陳氏曰。慎其容止。不過愆
於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爲法者。
○毛氏曰。僭差也。○橫渠張氏曰。不僭不賊。則人
當效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毛氏曰。童無角
者也。虹潰也。○王氏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
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非其理
也。

厲王不君。故戒以君爾爲德。俾臧俾嘉。欲其

盡君德之善也。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爲主，故屢言之。爾以善而民以善應之，猶投桃報李，蓋必然之理。彼小人日導王爲不善，而欲民應之不悖，是猶童牛童羊而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潰亂王聽使至，傾覆者實此曹耳。

荏

而甚反

染

而漸反

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

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毛氏曰。緡被也。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歐陽氏曰。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橫渠張氏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毛氏曰。話言古之善言也。○鄭氏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也。

此章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若厲王。蓋不可告語矣。武公猶

拳拳不能自己焉。下章所言是也。

於乎

音呼

小子未知臧否

音鄙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

匪面命之言提

音帝

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

靡盈誰夙知而莫

音暮成

鄭氏曰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擻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啓覺。假令人去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歐陽氏曰靡盈不自滿。○朱氏曰

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早知而反晚成者乎。○毛氏曰莫晚也。

武公之於厲王厚矣故不忍遽斷以爲不可告語猶疑其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莫空反我心慘慘七感反

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爲教覆用

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旣耄莫報反

毛氏曰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鄭氏曰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

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用忠臣。○毛氏曰。聽我藐藐。藐藐然不入也。○鄭氏曰。我告教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歐陽氏曰。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罪也。○王氏曰。匪以我諄諄爲教之也。覆以我爲虐之也。

既老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
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回遹。于楮
其德。俾民大棘。

鄭氏曰。止辭也。不忒。不差忒也。大棘。大困急也。

○歐陽氏曰。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
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蘇
氏曰。天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
其類不遠。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然王曾不
悟。益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告也。

史記載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國語亦稱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傲韋昭謂懿即抑也說者遂以爲此詩乃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語殆未可據一以詩爲正可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鄭氏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書序

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傳引大風有隧以爲芮良夫之詩。

菀

音鬱

彼桑柔。其下侯甸。捋

反力

活

采其劉。瘼

音莫

此下

民不殄心。憂倉

反初

亮

兄

况音

填

音塵

兮。倬彼昊天。寧不

我矜。

毛氏曰。興也。菀茂盛貌。甸言陰均也。瘼病也。孔

氏曰。菀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

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

氏曰。及採其劉。則其下民爲日所暴。不見庇蔭。

而瘼矣。王失德剥喪，無以庇蔭其民之譬也。劉
殺也。殺言盡之也。○歐陽氏曰：他木皆有枝葉
而詩人獨以桑爲譬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
捋采爲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爲喻也。○

鄭氏曰：殄絕也。○毛氏曰：倉喪，兄滋填父也。孔氏

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况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况爲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父之塵，則塵爲父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爲父。○釋文曰：兄本作况。

○蘇氏曰：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之益久而不

已。王氏曰：愴，則滋父也。號天而訴之也。○鄭氏曰：倬，明大

貌。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面忍民反

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毛氏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旃。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蘇氏曰。厲王之亂天下征伐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鄭氏曰。亂日生不平。無國不見殘滅也。○王氏曰。黎黑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子遺也。○鄭

氏曰具猶俱也。俱遇此禍以爲燼。

歐陽氏曰。皆爲灰燼。

毛氏曰頻急也。○陳氏曰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促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古杏反。

鄭氏曰將猶養也。○陳氏曰國運困窮。天不我養。○王氏曰欲避禍亂。疑於所往。天下皆是也。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也。

朱氏曰徂亦往也。云往耳。而果何所往也。

○毛氏曰厲惡梗病也。○歐陽氏曰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者。民歸咎於上之辭也。言君子本無彊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爲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耳。其實刺禍由王致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憚都但怒。自

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瘠。武中孔棘我圍。

毛氏曰。宇。居。憚。厚也。圍。垂也。○鄭氏曰。辰。時也。

瘠。病也。○孔氏曰。念己之鄉土居宅也。我生不

得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

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
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也。甚急矣。我之在邊
垂甚勞也。

為謀為疑。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氏曰。愆慎也。○鄭氏曰。恤亦憂也。逝猶去也。

序爵。次序賢能之爵。朱氏曰。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執。手持

執物。淑善。胥相及與也。○蘇氏曰。王豈不為謀
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

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以叙爵。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朔風亦孔之僂。音愛民有肅心。莽音普耕反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氏曰：朔，嚮也。僂，喎。莽，使也。○鄭氏曰：使人喎。

然如嚮疾風不能息也。孔氏曰：喎者風喎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

喘息。○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朔風之

喟而不息。○李氏曰：民有肅然之心，本無怠慢而王乃使之至於不逮，民無得以趨事於畎畝之間，則其不逮者，非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芮伯告王曰：好是稼穡，言不敢輕於民力也。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食。○歐陽氏曰：稼穡惟寶，代食維好者，稼穡可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蝨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

音通中國具贅反之音芮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歐陽氏曰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

朱氏曰滅我所立之

王而歲又蝗螟爲災稼穡盡病○鄭氏曰蟲食

苗根曰蝨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

也痒病也恫痛也具皆哀痛乎中國之人皆空

虛○毛氏曰贅屬也

朱氏曰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贅旒然與此贅同

荒虛也○朱氏曰旅與贅同言困之極無力以

念天禍也○王氏曰穹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

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

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鄭氏曰。惠順宣徧猶謀也。考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李氏曰。古者順道之君。爲百姓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謀猷于衆。考察慎擇其相。○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自獨俾臧。自以爲善也。自有肺腸。自有意見也。狂惑也。

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蓋曉然易見也。不順之君。其所施爲。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

謂善乃自獨使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

瞻彼中林。牲牲

所中反

其鹿朋友已譖

子念反

不胥以

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毛氏曰。牲牲衆多也。谷窮也。

孔氏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

○鄭氏曰。胥相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輩耦行。牲牲然衆多。○蘇氏曰。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

能胡斯畏忌。

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鄭氏曰：胡之言何也。○李氏曰：聖人則遠知禍福於未萌，其所瞻視而言者，至於百里無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反狂以喜，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猶謂之安者也。○朱氏曰：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荼毒之行。相侵暴。愠恚使之然。○孔氏曰。荼。苦菜。毒。螫蟲。皆惡物。故比惡行。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

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

來必從大空谷之中。作起式用。征行也。○陳氏曰。大風其徑隧由於空谷而起。以興人之爲善。爲不善。皆有所從來也。○蘇氏曰。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

毛氏曰。中垢言闇冥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蒲對反。

毛氏曰。類善也。○蘇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鄭氏曰。

聽言道聽之言。○蘇氏曰。誦言先王之言也。○
李氏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耳。道聽
之言則答之。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
以見王之先入於貪人之言故也。厲王既已不
用其良。反使我爲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爲
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
之陰。女反予來赫。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鄭氏曰。嗟爾朋友親

而切瑳之也。鳥飛亦時爲弋射者所得之往也。

○橫渠張氏曰：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

弋獲，千慮一得也。

朱氏曰：言彼之所言亦必有中也。

旣之陰女。

反予來赫，予至誠密以天下之事忠告，反謂予

來相恐也。○釋文曰：赫本亦作嚇。莊子云：以梁

國嚇我，是也。

厲王之朝，舉無信。芮伯之言者，故告之曰：予

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

一二或中者乎？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古不克。民之回
適。職競用力。

鄭氏曰。職主也。

朱氏曰。職專也。

○毛氏曰。涼薄也。○朱

氏曰。善背。工爲反覆也。○鄭氏曰。克勝也。○朱
氏曰。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善背之人
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民之
所以邪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適邪僻
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力智雖

曰匪予。既作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蘇氏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陳氏曰。我薄告之以不可。已爲爾反背而見詈矣。○朱氏曰。雖汝能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矣。言已得其情。其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

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五章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

復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
擇也七章因前章息民務農之言而深歎喪
亂飢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之分蓋其君
向背用捨所繇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章言
君暗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
之難也十章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菑
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弃君子而厚小
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皆
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也十三章

言王之所以踈弃君子者由小人之先入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儕輩言以反覆諷切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下孟反欲銷去起呂反之天。

下喜於王化復

扶又反

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鄭氏

曰仍叔周大夫也。○朱氏曰烈暴虐也。

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

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

喪亂，饑饉薦

在見反

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

卒，寧莫我聽。

孔氏曰：倬，然明大。彼天之雲漢。○鄭氏曰：雲漢

謂天河也。昭光也。○毛氏曰：回轉也。○鄭氏曰：

宣王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

○朱氏曰：夜晴則天河明。○王氏曰：瞻仰昊天

不見雨候，於是歎傷人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饑

饑也。○毛氏曰：薦重臻至也。○鄭氏曰：靡莫皆

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王氏曰：羣

祀之廢，則無不舉矣。○蘇氏曰：禮國之凶荒，則索鬼神祭之。無所愛於三牲。

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王氏曰：神晏然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丁故反下土。

寧丁我躬。

王氏曰：旱既大甚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

執也。李氏曰：說文曰：蟲，蟲旱氣也。○毛氏曰：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鄭氏曰：隆隆而

雷非雨
雷也。

○鄭氏曰。爲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

宗廟。○毛氏曰。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

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
皆謂爲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
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互以相通。宗尊也。丁當也。○王

氏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神地示人鬼內
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
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
○蘇氏曰。窮而無告。故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使
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
于摧在雷反

王氏曰旱既大甚則不可推者不可推知其故
也○毛氏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鄭氏曰心
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如有雷庭近發於上○

朱氏曰孑然盡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
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孑然而無復有遺孔氏

曰孑然孤獨之兒

○蘇氏曰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胡

為尚不相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

反在呂

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

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鄭

氏曰：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庇蔭而處陳氏

曰未知死所也。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曾無視顧而哀閔

之。○毛氏曰：先正，百辟卿士也。

鄭氏曰：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

○孔氏曰：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

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勾龍后稷之類

○歐陽氏曰父母先祖胡

寧忍予詩人述宣王許于父母及先祖爾

旱既大甚滌滌

徒歷反

山川旱魃

蒲末反

爲虐如憖

音談

如焚我心憚

徒旦反

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

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毛氏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

王氏曰山枯川竭如

滌濯然也

魃旱神也憖燎之也熏灼也○鄭氏曰旱

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焦枯如見焚燎然憚猶

畏也○李氏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亦上文意

○蘇氏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瘖

都田反

我以旱僭

七感反

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爲

弃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

濟斯難畏不敢也○朱氏曰僭曾也○鄭氏曰

瘕病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王氏曰：胡寧瘕我。以旱。慳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蓋以至矣。○鄭氏曰：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孔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上帝。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孔氏曰：即以社以方是也。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毛氏曰：悔恨也。

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反哉。庶正疚音救哉。冢宰。

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

印昊天去如何里。

蘇氏曰：旱既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

鄭氏曰：人君以羣臣爲友。○王氏曰：人道相友則吉凶慶弔有紀以合之。旱大甚，財不足以爲

禮則無友。紀○橫渠 ○鄭氏曰：鞠窮也。庶正衆

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

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毛氏曰：歲凶年

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孔氏曰：趣馬之官。師氏弛

其兵。孔氏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外。且蹕世掌近王之兵。故

今弛其 馳道不除。孔氏曰：不使 祭事不縣。孔氏

兵也。

縣其樂

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

孔氏曰布列於位不令有所修

造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橫渠張氏曰靡

人不周無不能止自庶正而下皆使周急於民

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鄭氏曰里憂也

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朱氏曰里

與漢書季布傳無俚之俚同當為無聊賴之義

○蘇氏曰里居也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逃之而不能故於其終

曰里本作瘠爾雅作悝。爾雅釋詁云悝憂也。郭璞曰注詩曰悠悠我

悝。

瞻印昊天有嘒

呼惠反

其星大夫君子昭假

音格無贏

音盈

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印

昊天曷惠其寧

毛氏曰嘒衆星貌假至也。○孔氏曰宣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有嘒然光明之衆星未有雨徵。○呂氏曰昭明也贏餘也。所以事神者無餘矣。○朱氏曰大夫君子所以竭其精誠而助王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以弃其前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于

上者而修之。若此者非求爲我之一身爾。乃所以定衆正也。瞻卬昊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蘇氏曰。我亦何求爲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鄭氏曰。瞻卬昊天。曷惠其寧。渴雨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音服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

保毛反

賞申伯焉。

鄭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

尹官氏。申國名。

崧高維嶽。駿

音峻

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

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

甫。

李氏曰：山大而高曰崧。郭璞注曰：今中嶽嵩高。蓋依此名是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

○孔氏曰：其山高大，上至于天。

郭璞注可見。

○王氏曰：甫也申也。其先實主嶽事，故天祚其子孫，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也。○毛氏曰：翰，幹

也。

王氏曰：翰垣，屋所持以立。

○王氏曰：蕃言扞蔽，宣言敷播。

○李氏曰：是二人者，皆為周室之屏翰。○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於天下。

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殆非也。

亶亶申伯王纘

祖管反

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

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氏曰：亶亶勉也。纘繼于於法式也。申伯亶亶

然勉於德以賢入爲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

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爲侯伯南

方之國皆統理

孔氏曰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在洛邑之南也作邑於謝蓋

申伯本國近謝

○孔氏曰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

王氏曰爲申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都亦曰

邑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蘇氏曰謝周之

南土也召伯召虎也○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

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居○毛氏曰登成也○陳

氏曰世執其功者以南邦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

之，使爲法於南邦。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

起女之功。毛氏曰：庸，城也。徹者，定其井牧，正其賦稅。孔氏

曰：九夫爲井，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李氏曰：徹，什一之法也。○毛氏

曰：御，治事之官也。蘇氏曰：傅，王治事之臣也。私人，家臣也。孔氏

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王氏曰：爲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

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又叔其城寢廟既成既

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騶渠略鉤膺濯濯直角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

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毛氏曰俶作也○王

氏曰俶始也○鄭氏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

神所處○毛氏曰藐藐美貌騶騶壯貌鉤膺樊

纓也孔氏曰鉤者馬婁領之金鉤膺者謂膺上

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濯濯光明

也○鄭氏曰已成告王王乃賜申伯為將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鄭氏曰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毛氏

曰寶瑞也

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

而下。○王氏曰介圭非諸侯所宜有也寶玉非所以分異姓也賜爾介圭以作爾寶則加賜焉

非常禮也

○毛氏曰近已也

鄭氏曰近辭也如彼記之子之記。○孔氏曰近

得爲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去如彼。己之己。

申伯宣王之舅。○鄭氏

曰。保守也。安也。○孔氏曰。皆命遣之辭。

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信邁。王餞

賤淺反

于郿

亡悲反

申伯還南。謝于誠

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

直紀反

其粳

音式。張式。端

市專反

其行

鄭氏曰邁行也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

于郿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

歸誠歸于謝

孔氏曰郿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

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郿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後適申故言北就

還南也言謝于誠歸古人之語多倒○王氏曰○朱氏曰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

王既餞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信邁誠

歸蓋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鄭

氏曰粳糧式用湍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

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

速申伯之行

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疆境又以峙具

其糧食在道無闕乏故得疾至

○王氏曰前日徹申伯土田者

乃始疆之也今日徹申伯土疆則其疆定矣

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糧莫不

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

蓋如此也

申伯番番

波音

既入于謝徒御嘽嘽

吐丹反

周邦咸喜

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徒御徒行者御車也○朱

氏曰。嘽嘽者衆盛也。○鄭氏曰。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戎猶女也。○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

汝又反

此萬邦聞于四國。吉

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曾氏曰。前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雖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武又

柔直也。○孔氏曰：以此順直之德，揉服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聲譽聞達於四方。○毛氏

曰：作是工師之誦也。

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

○鄭

氏曰：碩大也。○蘇氏曰：肆極也。○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鄭氏曰：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今以為樂。○孔氏曰：以贈申伯，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為宣王詩也。

其風肆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間固有風之體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張仲興反興焉。

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

音好呼報

是懿德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氏曰烝衆則法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

孔氏曰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

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鄭

氏曰監視假至也○孟子曰孔子曰爲此詩者其

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

德揚氏曰孟子釋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揚

氏曰近取諸身百體五藏達之於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爲君而止於仁爲臣而止於忠爲父而止於慈爲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朋友長幼之則也皆天理之常故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李氏曰天視有周之德昭明乎下用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董仲舒曰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蓋謂此也○朱氏曰昭假于下言周能以明德感格于天而在下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彝好德也。蓋有鍾氣之粹者焉。故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氏曰。嘉美令善也。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蘇氏曰。力勉也。毛氏曰。若順賦布也。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

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今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鄭氏曰。百辟。百君。戎。猶女也。○李氏曰。王命仲山甫曰。我以汝爲百辟之長。而繼女之祖考而

保我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嘗爲是官矣。爲山甫乃世其家也。○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鄭氏曰：布政於畿外，天下莫不發應。

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去者，表率儀法之謂也。保去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鄭氏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夙早也一人斥天子。李氏曰王之命肅肅然而嚴仲山甫將而行之。

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誤矣保身乃己事豈爲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羣臣之任遇莫先焉。而省察其身奉事其主者，無一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人亦有言：柔則茹，音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孔氏曰：人有常言，人之怕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維有仲山甫，則不然，不侮不畏，即

是不如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輔

餘久反

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氏曰：輔，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

能舉之。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毛氏曰。儀宜也。○釋文儀作義。曰毛如字宜也。鄭作儀。○陳氏曰。圖者圖謀之。

曰儀度也。我於是而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

○毛氏曰。袞冕者

君之上服也。○鄭氏曰。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關。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朱氏曰。其德如是。故能補袞職之闕。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有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反每懷靡及。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七羊反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蘇氏曰。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

而捷。其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

齊也。鄭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

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毛氏曰。東方。齊也。

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

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世家。大獻公元年。徙薄姑。

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

四牡騤騤

求龜反

八鸞喈喈

音皆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

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氏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

言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朱氏曰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

也永懷既行而有所懷思也○鄭氏曰述其美

以慰安其心○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亦仲山甫

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願城彼東方其

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

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

音亦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鄭氏曰韓姬姓之國

也後為晉所滅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

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音恭爾位朕

命不易榦

古且反

不庭方以佐戎辟

音壁

毛氏曰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

鄭氏

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受命為侯伯

也。○鄭氏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倬倬然著明。○蘇氏曰：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在今同之韓城，將言韓侯故先欽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釋文曰：倬明貌，韓詩作暉。○陳氏曰：梁山禹治水其功有被於此山者，自禹之後無傳焉。○鄭氏曰：戎猶女也，朕我也。○毛氏曰：虔固也。○鄭氏曰：古之恭字，或作共，榦作

楨榦而正之。戎辟女君王自謂也。○孔氏曰：王親自命之去，當紹繼汝祖考之舊職，復爲侯伯。○王氏曰：旣命之，纘汝祖考，又戒使其無廢朕命，虔共爾位。旣戒以夙夜匪懈，虔共爾位，又戒以朕命不復改易，當榦不庭方以佐汝辟也。不庭方謂不寧侯也。蘇氏曰：不庭不來庭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

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篚第音弗錯衡，玄衮赤舄。音日

鉤膺鏤音錫羊鞞音郭鞞音弘淺幘音莫條音革

鉤膺鏤

音錫

羊鞞

音郭

鞞

音弘

淺幘

音莫

條

音革

金危

毛氏曰脩長張大覲見也。鄭氏曰韓侯乘長

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孔氏曰毛

氏於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

為瑞也。朱氏曰覲禮執圭贊所以合瑞也。鄭氏曰覲於王而奉享禮貢其國所出之

寶。○孔氏曰窶以入覲于王為行享禮介圭則是為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

將幣三享。○鄭氏曰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

美也。王氏曰謂韓侯來朝多錫以厚之。○毛氏曰淑善也交龍

為旂。鄭氏曰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大綏也。孔氏曰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

大綬者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綬後世或無染鳥羽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綬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綬

○鄭氏曰篔簹第漆篔簹以爲車蔽今之藩

也

孔氏曰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其五曰漆車藩蔽注云漆席以爲之此車禫所乘也禫將

即吉尚以漆席爲第○毛氏曰錯衡文衡也孔氏

明吉車之等漆之也○孔氏曰玄衮以玄爲衣而畫以爲車之衡

○孔氏曰玄衮以玄爲衣而畫以衮龍赤馬赤色之馬○鄭氏曰鈎膺樊纓也眉

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孔氏曰馬鞅鈎以金爲之膺上有飾

即樊纓是也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馬大帶纓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巾車玉路

錫樊纓。金路鈎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鈎此言鈎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

毛氏曰：鞞革也。鞞軾中也。

孔氏曰：鞞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

有橫木可憑者也。鞞鞞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淺

毛也。幘覆式也。

孔氏曰：幘禮記作幣。周禮作禕。莫歷反。字異而義同。玉藻言有

羔幣。鹿幣。春官巾車言大禕。駢禕皆以有毛之皮爲幣。幣是覆蓋之名。覆在軾上也。○鄭

氏曰：脩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搯之。

孔氏

曰：轡首謂之革。往往者言其非一二處也。○王氏曰：淑旂綏章於紉

後建之。輦第在後。衡在左右。鈎膺鏤錫。鞞鞞淺

幘。脩革金厄。則皆在前。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

音徒顯父

音甫餞之

清酒百壺其

殺維何魚

薄交反

鼈鮮魚其藪

音速維何

維筍

恤尹反

及

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邊豆有且

子餘反

侯氏燕胥

鄭氏曰祖將去而犯較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

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

毛氏曰屠地名也○鄭氏曰顯父周之卿士也

餞送之故有酒○孔氏曰清美之酒乃多至於

百壺○鄭氏曰包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鱠者

也○毛氏曰藪菜殺也○鄭氏曰筍竹萌也蒲

深蒲也。

孔氏曰。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

贈送也。王既使顯

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邊豆。且然榮其多也。

朱氏曰。胥辭也。

覲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謂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歟。

韓侯取妻。汾

符云。反。

王之甥。蹶

俱衛反。

父之子。韓侯迎

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

大計反。從之。祁祁

巨移反。

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朱氏曰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毛

氏曰蹶父卿士也。○鄭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

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孔氏曰彘於漢

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姊妹之子爲甥王之甥卿士

之子言尊貴也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

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光榮也。○孔氏曰每

車皆有八鸞之聲。○毛氏曰祁祁徐靚也如雲

言衆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

也。鄭氏曰媵者必姪娣從之○孔氏曰其妻出於蹶父之門

諸娣隨而從之如雲韓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

于偽反

韓姑

其一反

相攸莫如

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

况甫反

魴

音房

鱖

音序

甫甫麇

音憂

鹿嘯嘯

愚甫反

有熊有羆有貓

如字武交反

又

有虎慶旣

令居韓姑燕譽。

毛氏曰姑蹶父姓也。鄭氏曰相視攸所也蹶

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視

其所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訐訐大也甫甫然

大也。嘆嘆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鄭氏曰。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朱氏曰。慶喜也。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鄭氏曰。韓媾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蘇氏曰。譽樂也。○王氏曰。韓侯娶妻。何豫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爲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爲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

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
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爲
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
道其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
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靡國不到。特言涉
歷邦國之多。非必國國皆至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武伯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

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皮。赤豹黃羆。

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衆也。○朱氏曰董

氏曰燕召公之國也。疑韓初封時王命以其衆

爲築此城也。○毛氏曰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

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

鄭氏曰撫柔其所受北面之國

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蘇氏曰王以

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

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爲之伯焉。韓侯於是

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

貢其所有於王。○釋文曰壑城池也。○鄭氏曰

籍稅也。

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

○孔氏曰。所部

諸國之城壑也。釋獸。犬。貔。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機曰。貔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

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

夷

鄭氏曰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旣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之詩又曰鋪敦淮墳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許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

之路矣。曰率此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吐刀反

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

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

孔氏曰：禹貢，嶓

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到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

○王氏曰：武

夫滔滔，則以其衆逝也。○蘇氏曰：行者皆莫敢

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鋪言用命也。
○鄭氏曰車戎車也。鳥隼曰旗。○朱氏曰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勃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

胡氏辨江漢合流。既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

於經文頗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

書羊反

武夫洸洸。

音光

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氏曰。湯湯然流盛。○毛氏曰。洸洸武貌。○鄭

氏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告

功於王。

蘇氏曰。遂經營其旁國以告於王。

庶幸時是也。載之言

則也。○孔氏曰。無有叛戾乖爭者。

江漢之訆。

音虎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

救音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召穆公與公復于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再言江漢之許者。繫上事起下事也。○陳氏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許而伐之。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鄭氏曰。許。水涯也。疚。病棘急極中也。○蘇氏曰。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召

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李氏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

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氏曰：旬，徧也。○蘇氏曰：宣布也。○朱氏曰：自江漢之澣，言之故曰來。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澣，徧治其事，以布王命。○鄭氏曰：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

之楨幹之臣。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陳氏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似汝先祖康公。李氏曰。汝今無以我爲小子。不足與有爲。當繼召康公之功也。○毛氏曰。敏疾公事也。○蘇氏曰。汝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

肇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釐

力之反

爾圭瓚

才旱反

鉅鬯

音巨反

鬯

初亮反

一卣

音酉

告于文

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

萬年。

毛氏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瓚。鉅鬯。

孔氏曰：賜汝以圭柄之玉。

瓚，文人，文德之人也。○鄭氏曰：鉅鬯，黑黍酒也。

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尊。

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孔氏曰：釋器云：卣

中尊，案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

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鉅鬯一卣者，當祭

之時，乃在彝。賜時未祭，故卣盛之。○鄭氏曰：周

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

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

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

孔氏曰。時實周。

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之所起。有別廟在焉。

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氏曰。揚稱揚。對答休美作爲也。○毛氏曰。考

成也。○陳氏曰：王休主之休命也。召虎受此休

命，以對揚於王，下以告成於召公。

朱氏曰：作召公考當闕之。

以俟知者。

○毛氏曰：矢，施也。洽，和洽也。○朱氏曰：明

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召虎所以稱願其君之辭，言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

戒然。

朱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整

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王氏曰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爲太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字則皇父也。○鄭氏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以修我戎是治其甲兵之事命將以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蘇氏曰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卿士而兼

太師。○孔氏曰。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
董氏曰。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剛反戒我師旅。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尹吉甫也。程伯休父

始命爲大司馬。李氏曰。楚語曰。重黎氏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

其官守。爲司馬氏。是浦涯也。○孔氏曰。上命元

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爲策

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爲大司馬。○鄭氏

曰軍禮司馬掌其誓戒

孔氏曰司馬職云大師掌其戒令

○蘇氏

曰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患苦其民○鄭氏曰

三農之事皆就其業

孔氏曰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

地○朱氏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

○朱氏曰徐土徐州之土淮北

之夷也下章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爾上章旣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而謂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

音騷震蕩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蕩

王氏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毛氏曰舒徐也

保安也○鄭氏曰作行也○蘇氏曰紹急也

曰紹糾○毛氏曰遊遨遊也○朱氏曰繹連絡

緊也也○毛氏曰騷動也○蘇氏曰王之南征也人

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

然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方之人莫不

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雷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呼檻反如虒火交反虎

鋪

普吳反

敦淮瀆

符去反

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孔氏曰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闐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瀆涯之上就執其衆虜○毛氏曰虎之自怒虓然○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王氏曰鋪敦厚集其陣○朱氏曰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嘽嘽

吐丹反

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

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孔氏曰王旅王之師旅。毛氏曰嘽嘽然盛也。

疾如飛摯如翰

鄭氏曰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孔氏曰鳥飛已疾翰又疾

於飛若鷹顛之類摯擊衆鳥者也

○鄭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

孔氏曰軍旅之衆其廣長似之也

○毛氏曰苞本也。

孔氏曰山之基本。

陳氏曰如山之苞止

○孔氏曰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

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水喻。○李氏

曰緜緜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朱氏曰

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毛氏曰：濯大也。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蘇氏曰：猶道也。○鄭氏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充塞也。○鄭氏曰：既來已來告服。○孔氏曰：既同與他國同服於王。○鄭氏曰：來庭來王庭也。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朱氏曰：於是王命班師矣。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者此也。○劉

氏曰武成則戒黷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印

仰音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

音塵

不寧降此大厲邦靡

有定士民其瘵

側界反

蝨

音牟

賊蝨疾靡有夷屆罪罟

不收靡有夷瘵

勅留反

毛氏曰填久厲惡瘵病也

朱氏曰厲亂也

○歐陽氏曰

述民呼天而仰誥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

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爲君故使邦靡

有定而士民病也。○王氏曰：夷平也。○鄭氏曰：屆極也。如蝨賊之害禾稼，無有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毛氏曰：大田傳曰：食根曰蝨，食節曰賊。○孔氏曰：蝨賊是害禾稼之蟲，蝨疾是害禾稼之狀。○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爲之蝨賊，刑罰爲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

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

音之稅

鄭氏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收拘也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

古堯反

為鷁

處之

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

婦言是用故也○毛氏曰哲知也○朱氏曰傾

覆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者則能興人之國。○王氏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陳氏曰：懿美也。○鄭氏曰：厥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李氏曰：漢谷永舉懿厥哲婦，顏師古注云：言幽王以哲婦爲美。○鄭氏曰：長舌喻多言。○李氏曰：婦人之多言，乃爲禍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蘇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

是聽也。

鞫人忤

之政反

忖譖始竟背

音佩

豈曰不極伊胡爲慝

如賈

音古

三倍

滿罪反

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鞫窮也。○毛氏曰忤害忖變也。○鄭氏

曰婦人之長舌者好窮屈人忤害轉化其言無

常。○李氏曰其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

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鄭氏曰

胡何慝惡也。○陳氏曰極至也如是而窮人豈

曰不至矣乎何尚爲惡而未已也。○鄭氏曰識

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猶是也。

孔氏曰：婦人之不宜。

與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惟干預男子之政。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

如字。

又的

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似醉反。

毛氏曰：刺，責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大也。弔，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

患舍之不思而忌君子之正王者。

王氏曰：王乃舍狄弗治，顧

與予胥忌而已。凡百大臣之忠賢者也。與忠賢之大臣胥忌，則孰與王爲善者乎。

夫天之

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愼其威儀。○朱氏曰：今王遇裁而不弔，不愼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鄭氏曰：降罔，下羅罔。○蘇氏曰：天降禍以執有

罪，如罔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毛氏曰：幾

危也。鄭氏曰：幾近也。

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譬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膚

必音

沸

弗音

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

亡角反

昊天，無不克鞏，無忝

皇祖，式救爾後。

鄭氏曰：檻泉，涌出也。

孔氏曰：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

膚沸

其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矣。

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毛氏曰鞏固也。
○朱氏曰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天雖高遠然
仁愛人君無不鞏固其命。○鄭氏曰式用也後
謂子孫也。○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
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

克能也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
天則無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
外求哉。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章句
從毛

鄭分章
從王氏

召旻

密巾反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
召旻以別小旻而已。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瘖

都田反

我饑饉民卒流亡我

居圉

魚呂反

卒荒。

陳氏曰凡言天者上天也。鄭氏曰疾猶急也。
篤厚也。喪亂也。瘖病也。民卒流亡民盡流移。
毛氏曰圉垂也。鄭氏曰荒虛也。國中至邊境。

盡空虛

朱氏曰居國中

天降罪罟，蝨賊內訌。

戶工反

昏椽

丁角反

靡共

音恭潰潰

回遹

音律

實靖夷我邦

毛氏曰：訌，潰也。○蘇氏曰：小人為蝨賊，以潰其

內椽，天椽也。○朱氏曰：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

○蘇氏曰：昏椽，羣不恭之人。○毛氏曰：潰潰，亂

也。○孔氏曰：潰潰，然邪僻。○王氏曰：昏椽，靡共

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則言所使靖夷我者非

其人也。靖與俾予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夷同。

意。

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

皐皐

音羔

訛訛

音紫

曾不知其玷

丁簞反

兢兢業業。孔填

音塵

不寧。我位孔貶。

毛氏曰。皐皐。頑也。王氏曰。皐皐。然緩而不共

職。訛訛。然以苟訛爲事。乃曾不知其爲玷也。

朱氏曰。小人在位。自不知其缺也。毛氏曰。貶

隊也。鄭氏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

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

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
侯無異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

戶對反

茂如彼棲

音苴西反

我相

此邦無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

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

蘇氏曰苴枯草也○

王氏曰民蕩折離散無復生理故如彼棲草也。

○鄭氏曰潰亂也。○孔氏曰我視此邦無有不

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䟽斯糶。皮賣

反胡不自替。職兄音况斯引。

鄭氏曰：時，今時也。茲，此也。○毛氏曰：疚，病也。

朱氏曰：昔之富未嘗若今之疚也。今之疚未有

若此之甚也。○毛氏曰：彼宜食䟽，今反食精糶。鄭氏

曰：䟽，麤也。謂糶米也。米之率糶十，糶九，鑿八，侍御七。○孔氏曰：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糶

米三十，糶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糶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

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李氏曰：小人當食䟽而乃食

精糶，以見小人食君子之祿也。○毛氏曰：替，廢。

况茲也。引長也。○鄭氏曰：職主也。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

李氏曰：乃復主此禍亂之事，而曰滋日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普

害矣。職兄音况斯弘，不裁音哉我躬。

鄭氏曰：池水之益由外灌焉。○毛氏曰：頻，厓也。

泉水從中以益者也。○蘇氏曰：池之竭由外之

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朱氏曰：言禍亂有

所從起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

外之害矣。○朱氏曰：小人猶復專益大之，是豈

不裁我躬乎。

鄭氏曰：是不裁王之身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

音

國百里，今也日蹙

水六反

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毛氏曰：辟，開感是促也。○李氏曰：維今之人，不能尚舊德之臣。○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